



鳳舞未央

吕雉传

历史
篇
长篇小说

人皆道龙出大泽，十面埋伏定天下
有谁知凤栖未央，红袖善舞掌乾坤

大爱无痕◎著

叁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mpany

鳳舞未央

篇史说
长历小

吕雉传

叁

大爱无痕◎著


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凤舞未央 : 吕雉传.3 / 大爱无痕著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6.7

ISBN 978-7-5502-7724-3

I. ①凤… II. ①大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07324号

凤舞未央 : 吕雉传.3

作者: 大爱无痕

出版统筹: 新华先锋

责任编辑: 管文

特约编辑: 黎靖 吕露冰

封面设计: 杨祎妹

版式设计: 杨一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163千字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15印张

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7724-3

定价: 36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: 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

目 录

第一章 蜘蛛吐丝，吕雉密布网络

- 一、戚氏手段 / 002
- 二、深夜进宫 / 006
- 三、我也哭泣 / 010
- 四、心事愈重 / 018
- 五、周密部署 / 024
- 六、良相心惊 / 030

第二章 坐镇后方，吕雉决断政事

- 一、萧何服软 / 036
- 二、上书被劫 / 041
- 三、老臣懂事 / 045
- 四、卢绾配合 / 049
- 五、荒唐英布 / 058

第三章 化危为安，吕雉把稳大权

- 一、刘邦受伤 / 068
- 二、回到家乡 / 071
- 三、老臣缄默 / 084
- 四、举棋不定 / 094
- 五、祀天敬农 / 105
- 六、病榻问相 / 114
- 七、刘邦托孤 / 122

第四章 恩怨分明，吕雉做事极端

- 一、北疆喜忧 / 130
- 二、妥善安置 / 138
- 三、母子惨死 / 150
- 四、萧规曹随 / 169

第五章 亦柔亦刚，吕雉忙而不乱

- 一、刘肥自保 / 178
- 二、无为而治 / 184
- 三、柔软理政 / 192
- 四、同台唱戏 / 203
- 五、蹊跷生病 / 214

第一章

蜘蛛吐丝，
吕雉密布网络



一、戚氏手段

像以往朝议一样，刘邦说完“让太子代朕出征”后，立时引发热议。大臣们各抒己见，互驳互贬，吵嚷纷纷。

赞成太子出征的，认为这机会弥足珍贵，稍纵即逝。反对太子出征的，理由是太子从未经历战争，绝非枭雄英布的对手。

刘邦安坐高榻，眯着发沉发热的眼睑，“幸灾乐祸”地看众臣唇舌翻飞，口水大战，心中暗喜：你们平日里反对我废太子，我也给你们出道难题看看。

讥嘲了半天，毫无结果。

下朝后，刘邦坐着较小的安车，绕过七八个宫殿，直奔戚夫人住处。一进殿，刘邦就招摇地对戚夫人喊：“美人，朕给你出气了。”

戚夫人一听，轻移莲步，口角春风地说：“陛下，妾知道你心里装着我。”说话间一双玉手把稳刘邦的肩胛骨，施展揉、搓、推、捏功夫，“手代口言”，一袭柔水，淹没双肩。

刘邦惬意地趑趄着身子说：“平日里这帮老头儿刁难使蛮，不让朕舒坦。这次也让他们为难为难。”说话间吐舌晃脑，颇为放肆。

“倒是什么事呀，如此高兴？”戚夫人热腮贴面，绵柔发问。

“这不，朕身体有恙，英布老贼又起了反心，朕想让太子代朕出征。”

一语未了，戚夫人“跌”到怀中，勾住刘邦的脖子，嘬起樱桃小嘴在他腮帮上亲了一口：“陛下年纪大了，当然不该再遭颠簸。”内心像一锅开水上下沸腾，冒着“得意”的热泡。

“爱妃放宽心，大臣们分作两队，如狗吠叫。朕倒要瞧瞧，这次他们还能狡辩出什么花儿来？”刘邦用脸颊摩挲着戚夫人细腻粉嫩的面颊，心里痒痒虫乱爬，双手蛇一样地在她身上爬行。

忽听得戚夫人一阵抽噎：“唉……总是妾命苦，徒惹陛下操心。不然你就听从大臣和皇后吧。皇儿和妾，只怕没福气。”

刘邦不解，局面好转，何以又忽刮穿肠凉风，说这丧气话。

“太子一出征，功劳更甚！胜利归来，只怕也就是我们娘俩丧命之时。臣妾一想起这些，就不寒而栗。”戚夫人呜咽着说，“陛下，太子有皇后撑腰，万事不怕。陛下若真疼妾，不如将……皇后……”或“废”或“死”，虽未出口，昭然若揭。

刘盈不仅仅是吕雉的儿子，也是刘邦的儿子。听戚夫人提如此要求，刘邦脸色一寒，手指骤停，似在试探。

戚夫人斜觑刘邦神情，顿时发觉自己心急又躁，惹皇上不高兴，便来个自我惩罚，一手揪发，一手轻拍粉腮，怨自己寡德少善，缺乏公心，不顾朝廷利益，自私小气。

见戚夫人梨花带雨，发乱脸肿，刘邦曲臂一揽，说：“夫人这是何必呢？你对皇后也不必成见太深。她这人面相虽寒，对朕和家人，颇识大体。再说，你是朕宠爱的人，谁敢动你。莫要多心……”

自残换来的却是替对方说话，戚夫人愈加伤心，不说别人，单怨自己无能：“一切都怨不得陛下。总是妾命该如此！咳咳……呜呜……”戚夫人见“重锤敲不醒”刘邦，尤为失落，反复抽噎，鼻翼翕张，任由两行花瓣泪流淌。

刘邦急匆匆赶来，本想着与她同喜，却难以预料又让泪河决堤，既心酸又无奈，只好一个劲儿劝她不必悲戚，凡事有他！

“陛下，妾生死不离开你。总是妾福薄缘浅……呜呜……老是惹陛下心烦，妾虽人老色衰……愿日夜服侍陛下。心烦了，妾为你起舞弄歌……”

见美人“虽悲切，尤体贴”，刘邦宽慰道：“不怕，有朕在，凡事都不怕。”

戚夫人乖顺地点点头，哭出花腔说：“妾记下了，以后一定低三下四，听吕雉……不，听‘皇后’……打骂……”

她哭的时候，不是孤独地干哭湿泪，而是将头拱进刘邦怀中，一手拽着他的长髯，一手拿手帕在自己脸上蘸着泪花东擦西拭，时不时还用挟香带脂的手帕朝刘邦脸上抹两下。

见美人哭成泪人，哄劝无效，刘邦转而暗怨吕雉太强悍，将戚夫人这样的冰雪美人，吓得在自己的宫殿里都胆战心惊，确实该杀杀她的威风了。但这种话不易说透，嘴上就说：“美人，朕不想跟你说国事，只想和你亲热。”

戚夫人一听，虽然南辕北辙，可毕竟让刘邦跌入温柔陷阱，亦属小胜，自该怡情。立刻布置起舞乐班子，在大殿里翩翩起舞，挥袖甩带，长袖善舞，让刘邦醉曲黏人，沉迷不归。

一时间，刘邦有些分心。并非戚夫人的舞姿不如往日，刘邦在回味刚才戚夫人的话。她所担心的事情，着实堪忧。吕雉对戚夫人惯有看法，难免会刁难她们娘俩。但这不是最关键的。今天让刘邦吃惊的是，眼前这个看似柔柔弱弱的女人，刚才竟然也“想”让吕雉死！一想到这个，顿时脸色煞白。

乐声悠扬，舞步蹁跹，秋风凉爽，盯着薄纱罩体的戚夫人朦胧的曲线，刘邦长感短慨——也怨不得她。她不过是为了自保。美人啊，你真是让朕心焦……

一曲终了，戚夫人的婢女贾佩兰端着四角镶玉的楠木妆奁盒，走到戚夫人面前，等她香汗一落，便将罩衫披上，以免受了秋风的惊扰。

这日正是七月初七“乞巧节”。晚宴过后，弯月高悬，穿越清凉的秋风，戚夫人和刘邦攀肩携手，缓缓来到百子池旁。

月光映照，湖如泻银。微风一起，波光粼粼。

戚夫人最擅长此种浪漫情调的营造。池子边上早铺起长长的红地毯，毯子两旁，摆放着各类铜钟丝竹。戚夫人挽着刘邦的臂膀，走过长长的毯子，猛然转身，悠扬缠绕的闽国音乐应时而起。长曲当舞。戚夫人立刻挥袖伴舞。一群身着薄纱的侍女围绕在戚夫人四周，赤足扭臀，腰肢抖动，刘邦乐得手舞足蹈，乐不可支。

曲终乐停，戚夫人拿起五彩丝线，走到刘邦面前，给他扎起头发。刘邦也接过一缕丝线，给戚夫人扎起头发，嘴里叫道：“美人，你我这互结‘相连绶’，永不分离。”

戚夫人娇羞地攥起粉拳，轻捶刘邦胸口，娇滴滴地呢喃：“妾今生今世与陛下同生共死。”

几番缱绻，又调笑许久，吃了点心夜宵，刘邦和戚夫人才恋恋不舍地回殿内安寝。

侍奉他们睡熟了，贾佩兰悄悄出了大殿，拔腿朝东门走去。

在内城东门值夜的百夫长段儒，一见贾佩兰来到，忙将她引到一间小院内，派两个武卒死死守住院门。

贾佩兰将今日里刘邦与戚夫人的缠绵和对话说了个底朝天，还添油加醋地将戚夫人撒娇的情节和对话，重点描述了一次。将段儒惊得目瞪口呆。

贾佩兰说：“你发什么呆。也是百夫长了，依旧鼠胆。听这个就把你吓愣了。”

段儒轻声地说：“你赶快回去，不要惊动了主子。我这就去告诉辟阳侯。你嘴巴可严实点儿，若是走漏了半点风声，小心你的脑袋。”

贾佩兰却替他担心，叮嘱道：“你整天带刀，自己小心点儿。”

段儒感激地看看她，作揖致谢。

分手后，贾佩兰急忙原路返回。

贾佩兰刚才故意渲染戚夫人说吕雉的坏话，就是想挑起事端。她个头高挑，出落得比戚夫人还漂亮。女人一漂亮，骄傲就抬头。暗比戚夫人，心里就怀了一丝愤恨：既然都是女人，凭什么你就能贵为夫人。

她是个目无下尘的女子，无奈命运不济，被官府征入戚夫人身边为婢。她对戚夫人是绝对忠诚的。自从戚夫人跟随刘邦以来，贾佩兰就贴身相随。她今时透漏消息，是因为父母被审食其“悉心照顾”着。

贾佩兰心如明镜，知道刘邦对戚夫人言听计从，百般呵护。所以，为保护父母，乐得透信儿给审食其，故意说些刺激的话，是发泄心里对审食其的恨，瞧热闹——反正你们控制不了皇上对戚夫人的宠爱。

骨子里，贾佩兰又十分鄙视戚夫人整天扭扭捏捏的媚妇样——都是女人，戚夫人无非命运讨好，这么毫无遮拦地献媚撒娇，令人厌恶、嫉妒——因此，贾佩兰矛盾纠结地又希望吕雉等人能让戚夫人吃一点小苦头，收敛一下锋芒，做个正派的嫔妃，因此就有意添油加醋传递伪消息。

她并不觉得这是出卖主子，反而为自己的精巧设计小有得意。不过，她也清楚地知道，这种刀刃上舔血的行为，必得处处小心。若是被戚夫人

发现，自己的小命就完了。可她又十分自信，像戚夫人这样只懂撒娇、只会吹枕边风的女人，根本不知警惕为何物。为了自己日后不被牵连，暗暗投了吕雉一张赞成票，左右逢源地在后宫里生活着。

就在贾佩兰给段儒传递消息的时候，吕雉正在椒房殿内和二哥吕释之面对面坐着，谈论着刘盈的去向。

二、深夜进宫

这一刻，是纯粹的兄妹谈话。私情高于国事。

懂事的窦漪房和莲花将水果和点心放到了几案上，吕雉兄妹却毫无食欲。

被谈论的主人公刘盈，却不被告知。母亲护儿，天经地义，吕雉无须征得他的同意。

吕雉觉得，让刘盈代替皇上亲征，虽说极其危险，可也不失为一次良机。若是能够胜利归来，就再也不用纠缠“如意为太子”这件事。刘邦提出的主意虽然齜齜，却是个一了百了的法子。吕雉最喜欢这种痛快的决断。可很显然，忧虑多于胜算。刘盈从未打过仗，性子又温柔善良，怎能率领一帮剽悍如狼的将军们。

吕释之连夜来到椒房殿，就是来和妹妹商量此事的。听她说出心事，担心地说：“这个念头还是不要起。刀剑无情，皇太子哪里经历过这种事。”说完又焦心地问，“你说，万一太子保不住……”他再也不敢往下说，生怕激怒妹妹。

“我有布置。”吕雉咬咬牙，“若真到了那时候，也不能……由着皇上！”

吕释之听罢，坚毅地点点头，说：“我也做些准备。”

“别别，你千万别……”吕雉急忙说，“这件事上，兄长务必不要动。不能授人以口实。咱吕家如今掌握军队的人中，全靠你支撑。”

吕释之却大包大揽，怒气冲冲地说：“你不要怕。皇上不念我们一家

出生入死的功劳，如今却听信一个女子挑拨，轻慢太子。真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，我也顾忌不了那么多。”他一肚子的牢骚，嫌刘邦亏待他外甥。

亲哥哥如此表态，吕雉听着虽然暖如春风，却勃然大怒，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：“这件事没商量，必须听我的。我不能让吕家受一点损失。”手里捏着的红枣，卒然捏碎。

“可，不能坐以待毙啊！”

“我不是说过吗？我有布置。”

“哦？谁？”

“卢绾。”

吕释之听完，正要仔细询问如何布置卢绾，吕雉却抢过话头，问：“兄长深夜进宫，想必是有更好的主意。”

“嗨，叫你一番说辞，倒忘记了大事。”吕释之点点头，说，“不是我的主意，是商山四皓，他们出主意了。”

一听是“商山四皓”的主意，吕雉顿时眼冒精光，催促道：“快说，是什么办法。”

吕释之这才要言不烦地说起，今天上午刘邦在朝上说出要太子出征的事情后，他回到府中就与商山四皓商量。

四人一听，热议不止。称，四个人来到府上，本为巩固太子之位，看上的就是太子的仁慈宽厚。如今皇上要太子带兵出征，事情危急，详剖细析：太子带兵出征，有功，对他的太子之位不能增加任何好处；无功，反受其害。且派给太子的那些兵将，皆是追随皇上打天下的枭将，让太子带领他们，无异于羊领群狼！因此断定，将领们肯定不会尽力。此去必然无功。

吕雉着急地问：“我担心的何尝不是这些，他们可曾出了什么绝妙的主意？”

吕释之正要开口，审食其一脚跨进大殿。吕释之一愣，缄口不语。吕雉见审食其深夜进宫，定是要事，怕兄长有顾忌，就说：“兄长不必担心，辟阳侯贴心，但说无妨。”

审食其却摇摇头，悄悄站到殿外，警惕地盯着远处，负责望风。

“他们说，皇后你也学学戚夫人。”

“学她？”吕雉大为不解。戚夫人善舞，我又不擅舞蹈，也不屑于撒娇，她的那一套肯定学不来，疑惑地盯着吕释之，问，“学什么？”

“学她哭。”

“不行不行，那女人的眼泪都是现成的，说来就来。况且，她那是贱人的眼泪，我怎么会哭出来？”

吕释之缓缓说道：“你想啊，那戚夫人凭什么让皇上天天将如意放在膝盖上抱着亲热，还不是哭哭啼啼哀求来的福气。你虽然贵为皇后，可现在到了紧急关头，若是你不肯哀求皇上，这不就成了僵局了。要是趁此机会，那戚夫人再火上浇油，皇上真的派太子出征，可就‘生米煮成熟饭’，再无挽回余地了。”

这可真是为难吕雉了。从来都是叱咤风云的她，只懂得坚毅果断，从不曾如此柔弱过。如今不但要她柔如秋水，还要她学戚夫人滴落酸泪，真是左右为难，好不踌躇。

吕释之见状，又劝道：“我素知妹妹性格刚强，自然不肯行这般羞愧事。可你总要想想刘盈，他陪着你在中阳里受了多少罪。再想想父母把你嫁给皇上，又是坐牢又是奔波，还差点被项羽杀害在军营，受了这般生死磨难，如今却落得鸡飞蛋打，输给一个戚夫人，你让故去的父母如何甘心？”

一提父母，吕雉顿时眼窝湿润，心酸不已，强忍着泪花不滴落，咬咬牙对吕释之说：“兄长放心，我去求皇上就是。我就不信了，再难还能难过生死。”

见吕雉终于放下尊严，肯去求刘邦，吕释之长释一口气，说：“那我就回去。皇后要快，若是朝臣们议论定了，便无力回天了。”

吕雉起身朝兄长鞠躬，却不曾移动半步。夜虽已深，她是不想被别人看见，自己与兄长深夜交谈。

审食其见吕释之走远，才转身来到殿内，站在吕雉身边，恭恭敬敬地说：“皇后，贾佩兰来信了。”

审食其给吕雉描述今天戚夫人的表现时，不但转达了贾佩兰的消息，还加入了自己的看法。不过这种看法，他不是以自己的语气加进去的，而是以“贾佩兰”的身份发声的。

审食其说：“这就是一个陷阱。皇上要把太子送到危险的地方去。”

适才吕雉还存有一丝让太子出征，赢得战争，扭转颓势的念头，以利于保住太子地位。吕释之带来的商山四皓的分析，让她决定放弃这样的想法。审食其的话，让她彻底绝望。她恶狠狠地说：“为什么要这样苦苦相逼。”

“我为什么不能当皇后？”审食其说。

“什么？你说什么？”吕雉突然震怒地问。

“不是我说的，是贾佩兰。”审食其急忙解释说，“也不是她说的，是戚夫人说的。”即使不编派这样的谎言，吕雉对审食其已经绝对信任了，他完全没必要这样做。可为了取悦上级，讨巧的下级总会用这样的刺激性语言激发上级的斗志，以牢固自己的地位。

吕雉怕失去皇后，审食其更怕吕雉失宠。吕雉即使失去了皇后地位，依旧是皇上的夫人。可若是吕雉成了一个普通的后宫嫔妃，审食其之前参与的杀韩信等诸多行为，就成为他潜在的危险源，很可能遭到重臣们的围攻。

吕雉听到这样的话，心底里冒出一个声音：既然她要我死，我一定不能放过她。

下定了决心，吕雉忽然转而不谈这些，拿出一个竹简，让审食其看。

是张福兴的来信。信虽短，看后却让审食其惊心动魄。

据张福兴得到的情报，卢绾与陈豨一直有书信来往。

审食其试探地问：“莫非，燕王也心怀祸心？”

吕雉摇摇头，紧蹙眉头。

审食其奇怪，既然不肯造反，何以要与反贼来往？又问：“要不要让皇上知晓？”

吕雉又摇摇头，捏起一枚红枣放进口中，慢慢咀嚼。

这就一头雾水了。这么重大的情报，吕雉何以就敢隐瞒不报，又凭什么能确保卢绾不反？审食其抚摸着竹简陷入沉思。倏地，一个念头冒出来，将他吓得浑身一颤：莫非吕雉派张福兴执行了更大的任务？若是那样的话，自己“皇后第一宠臣”的地位就受到威胁。一念及此，他忽然问：“会不会是误报？”他要削弱张福兴在吕雉心中的地位。

“怎么这样想？”吕雉饶有兴趣地问。

“皇后想想，燕王是认识他的。既然皇后早已派张福兴到燕王处，如此大胆的行为，燕王如何会让张福兴得知？所以，臣觉得，这一定是张福兴猜测的。”

“呵呵，你说的还蛮有道理。”

受到鼓励，审食其更要追加效果，说：“燕王和皇上同年同月同日生，而且又是皇上总角之好，他为什么要担这样的风险？臣觉得……”刚才他还担心卢绾会反，此刻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忽然就分析出卢绾“绝不会反”的诸多理由。可他还是不想将话说得太满，以免引起吕雉的反感。

“好好，你的见识比以前深远了很多啊。”吕雉欣慰地看着他，说，“我来问你，若是有人说燕王造反，你觉得，皇上会信吗？”

“不会……吧？”审食其支支吾吾地回答。

“那张福兴这封信，还有用吗？”吕雉又问。

“皇后的意思？是要将这封信……”

“皇上不会看到的。”吕雉想一想，“现在时候还不到。”

审食其晕头转向，这么重要的对吕雉有利的证据，不是赢得刘邦信任的绝佳时机吗？何以吕雉弃而不用？但他这时的心思全部放在了提防张福兴抢走自己宠臣位置上，无暇他顾，问：“那这封信，如何处置？”

“你拿回去。”吕雉沉吟片刻，说，“我会处理好。”

如此重要的东西，让自己拿回保管。审食其一下重拾尊严。可见吕雉对自己更为信任。信任就要有动作，于是他说：“这两日，我就派个人去。”

吕雉宽慰地点点头，摆摆手，说：“你先去吧。我有点困了。”

三、我也哭泣

看着审食其退去，吕雉盯着窗外黑黢黢的夜空，好好歹歹地发起了愁。

让她哭泣求刘邦，无异于让一个武士弃刀拿针，她太不擅长此道了。如果表演拙劣，不但不会赢得刘邦的同情，甚至还会适得其反。

刘邦好色，她是深知的。可刘邦有分寸，她也是知道的。立太子这样的国家大事，他怎么会如此分不清轻重，要拿“太子”之位讨好美人。莫非，他真的老糊涂了？

女人究竟该如何对待强势的丈夫，让吕雉百思不得其解。平心而论，她认为自己的做法无可厚非。一心帮他，极力扶持，多方激励，甚至不惜性命保护他的利益。为人妻，可不就该如此！

自己对刘邦，既是知心的夫妻，同时也是用得上、首选的朋友、参谋、同盟军。关系是对等的，是相互依存的。自己对韩信等人的处理方式得到刘邦的肯定，也证明了这一点毋庸置疑。戚夫人对刘邦是依存型的。她是刘邦的附属品，少了一个戚夫人，刘邦可以寻找另外一个戚夫人。而且，在朝政国事上，戚夫人是柔而无用的。既然无用，刘邦难道不明白这点？

莫非自己平日里太强势了，只懂谈论国事，让刘邦糟心、苦闷？可也不是啊。刘邦每次与自己谈起国事、私事来，从来都是认真而快乐的，自己的分析和举动、言语每次都赢得刘邦的肯定和赞美啊。

那又是什么呢？

缓缓地饮了一壶浆，吕雉还是无法从这个套子里钻出来。人常说：“一眼看别人，一眼看自己。”要想想通这道理，今夜无人，不妨仔细比较一下自己和戚夫人有什么、缺什么。

自己已经 47 岁，皮肤粗糙松弛，眼袋下垂，年老色衰。而戚夫人今年才 29 岁，皮肤紧绷，吹弹可破，又擅长歌舞。这些都是她的优势。时光不饶人。自己无法同她竞争。

“骚样儿！”吕雉自言自语地说了句。虽然想着平等思考，可还是忍不住对戚夫人的厌恶。一想起她，就如眼前有一只搔首弄姿的狐狸。

她知道自己强势。平时管理后宫，与刘邦谈论国事，句句均有所指，实际、有用。有用的话，确实有用，但不免太“直奔主题”，缺少了卿卿我我的恩爱效果，自然略微枯燥。这样，刘邦就是在需要自己时，才来找她求破解之道。自己作为参谋的作用明显，而妻子的功能却少了。因此，刘邦来自己的椒房殿里时，常是带着目的来的，心情沮丧了苦恼了才来。

戚夫人弱势，对刘邦无限缠绵，每时每刻想着的都是如何逗他开心，

发挥她擅舞能歌的优势，刘邦在她那里，是享受、是轻松、是释放，心旷神怡，常乐而忘返。

吕雉清楚地知道，男人一旦对女人迷恋、信任，就觉得她说的话全是对的。当年吕雉刚嫁过来，刘邦就是这么对待她的。虽然她很少提出格的要求，但他对她却是百般呵护。可现在角色已变，自己青春不再，戚夫人却正当年，刘邦不喜欢她才怪。

尤其戚夫人擅长哭泣。女人一哭，就成了惹人疼爱的角色。这就好比受伤的小鸟，男人这时如猎手，见到哭泣的小鸟，自然会怜悯。这眼泪说起来，还真有奇效。仿佛那酸酸的泪花不是她“要流下来”的，而是主动、自觉地顺着她的眼窝、鼻翼，流经嘴唇，“哧”地一下就滑入了刘邦心里，他也酸楚了。为了挽救这酸楚，他就只能以牺牲别的或者她希望得到的东西来讨好她。戚夫人就是这么一步步高升起来的。

刘邦现在是皇上，最需要的就是享乐，以标榜他作为皇上的专利。通过一个六十岁的老男人消费、占有二三十岁的美女这样的方式，来宣布皇上的特权。和雄性动物占有雌性动物一个道理。现在刘邦已经年老，床第之间的事情已经捉襟见肘，而戚夫人正是需求旺盛的年龄。通过她的挑逗，刘邦男性的雄风时时被刺激，身体本能的快感被唤醒，于是他就愈加感激戚夫人。可有时候，他难免会露怯。但即使露怯，他也羞于承认“软弱”，因此只好另寻他路，以弥补对她的亏欠账。“太子”这个名额掌握在刘邦手中，戚夫人又对这个位置很感兴趣，刘邦不拿这个巴结她，才怪呢。

戚夫人能给予他的，偏偏是吕雉不擅长的。不擅长并不是关键。很多时候，她甚至是不屑于太直白、太露骨地讨好皇上。她觉得那样太累，不像夫妻。日久天长，夫妻感情已经蒙尘，心与心之间隔开了一道“亲热衰退”的薄纱。

还有，戚夫人是将“条件”融入撒娇中，刘邦很难有时间也不愿意用精力去辨析。可自己的每句话，仿佛都是权利之争。如今只怕在刘邦心里，立刘如意当太子，是照顾弱者。立刘盈为太子，无非是权力过渡，感情成分已经稀薄。而且，通过吕雉的默契配合，刘邦现在已经觉得，社稷越来越稳。谁当太子都一样。最好的办法是，要让他感觉到依然“危机四伏”，